

遇见好书

生命力量的辽阔

◎赵黎(河南平顶山)

数年来,作家董新铎走出了一条五彩斑斓的文学路,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有数十篇见诸期刊。细数他的文学创作,首推的应该还是反映鹰城地域文化的系列长篇小说,他先后出版的《临津寨》和《半扎寨》,以及已经完稿的长篇小说《风穴寺》,都写得扎实饱满,元气淋漓,让人掩卷之余荡气回肠。

历史是立体的、多维的,只关注社会上层的政治、经济、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董新铎在试图反映“大历史”的同时,把更多的笔墨触及到了所谓的“小历史”里,描摹历史长河中下层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让人觉得“历史”与我们极为接近,近到家长里短,近到柴米油盐;同时,也让人产生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原来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半扎寨》给我的就是这样的感受。

这是一部长达二十六万多字的长篇小说,作者采用传统的章回体写法,以“问题”为经,以人性的抒发为纬,以诸多的细节为枝蔓,以沉静的心态娓娓道来,讲述中原古寨的过往云烟。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清同治年间的河南汝州半扎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军师赵监装扮卜卦人出逃,意外滞留在驿道上的半扎古寨。他见这里民风淳朴、人少地偏,便安居此地,守土尽责,智斗土匪,应对捻军,保全山寨。他智勇双全,赢得举寨上下的拥戴。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与他有关的故事,在清兵破寨、捻军败走后,土匪头目获悉赵监的身份,前去州府报官。无奈之下,赵监逃离古寨,最终客死他乡。

在故事的推进中,作者层层铺垫,悬念丛生,无论是主线人物,还是故事内容,时常采用明笔、暗笔、连环笔的写作技巧,一次又一次把人物往矛盾的风口浪尖上推,让悬念升级再升级。小说内容跌宕多变,一波三折,常以出其不意的故事情节给读者一种转瞬即逝的意识流动,让读者对书中人物命运和故事内容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

现实主义小说关键是写人,《半扎寨》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以赵监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让人读后难以忘怀。同时,《半扎寨》的写人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作者不是平均用墨,而是抓住最能展现人性美、人情美的场面,人物语言、动作等细节,准确传神地刻画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凸现人物的可贵品质。特别是赵监、刘金、秦珮三个主要人物,其身份有着寓言式的精心架构。刘金求卦卜时运,秦珮月夜谢厚恩,赵监年夜说身世,这是一个社会阶层三种声音的发出,是不同故事相同境遇的相逢与交织。故事层层推进,在近乎残酷的冷幽默中展现出世态百相的烟火味。作者以他们的故事揭示当时社会本质,梳理当时社会秩序中人和事的存在,同时给他们安排了合适而有文本价值的位置。在徐徐展开的情节中,作者的笔触深情而温暖,所到之处无不蕴藏着与生活中各种矛盾和解的动机及尽可能的慰藉。

故事行进中,有些场面、情节采用的是粗线条勾勒,而对于那些最能表现内心深处感情世界的举止、言谈、场面等细节,则采用工笔

细描。如秦珮月夜谢厚恩那个片段:“风止后的夜晚,天静碧蓝。秦珮踱至窗前,见明月已将周遭繁星的亮光一并压下,只远些的星星把点点光亮照向人间。秦珮轻轻推门出去,走到赵监门口……”语言干净富有诗意,笔调和风秀雅,从秦珮的命运到故事的脉络发展再到感情的延伸,每个章节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引人联想,让人过目难忘。

作者在写景方面总是充满了诗情画意,景色描写得巧妙、入味,使作品有了一种抒情美。写旷野之景:“初春时节,油菜花尽情开放,长江岸边雨水充沛,空气湿润,青天碧水,草绿花红,孤鹭邀群雁斗勇,春日逼绿水争辉,好一派南国风光。”旷野景色的描写,为读者打开了一种缥缈般的幻境。

写山水之景:“距赤壁不远处有一茶山,山不高,顶部平缓,椭圆形两面环水,茶树整整齐齐缠绕满山。远远望去,团雾低锁山腰,难掩青翠耀眼,白雾山姿倒映水中,恍然间竟一时分辨不出哪是影子哪是茶山。却有一只白鹭自远处游来,轻轻滑过茶山下的水面,立时,水中的茶山便晃悠悠支离破碎,那白亮的涟漪一层层荡漾开去,一如落入水面的船帆。”山水景色的描写,给读者赏心悦目之感。

写人文之景:“有一股暗香淡淡地侵入鼻孔,继而,香散周身。像是一滴墨汁不经意间滴落宣纸,墨迹一点点润湿开来。这是一把粉红色的苏绣团扇,白色蜡梅的枝条上,立着一只勾头的布谷鸟。张焯把团扇压在脸上,一时间,扇子上的脂香滑腻让他欲罢不能。

如行云,似流水,肌肤滑润,唇若点樱,面如芙蓉,弯眉恰如新月初上……”人文之景的描写,氤氲着那个时代人物的气息。

上述这些优美景色的描写,给读者带来书中有画、画在书中之感。《半扎寨》通篇优美的语言,让读者回味连连!

同时,《半扎寨》用了不少篇幅,在细述人物故事内容的同时,承载着对地域文化精神的宣示。对中原古寨的民风民俗及人物风情的描写,对古寨地域文化特性的描述,使读者除了享受文学艺术的美感外,还增加了对民间通俗文化的认识,领略深厚的中原古寨文化底蕴。

《半扎寨》的结构个性化很强,打破了固态化的框架,并以个性化的叙述为切入点,承载整个文本的个性化意义。董新铎力图构建文本的尝试性写作,为整个布局的细微之处做了很用心的策划,这显然增加了驾驭的难度,但是小说依然保持了原有文本的价值,可喜可贺!



半岁的生日

◎刘璞(河南平顶山)

今天是我半岁的生日——确切地说,是我出院整半年的时间。

病,是突然发作的,毫无征兆,毫无预示。撕心裂肺的疼痛一下子将我击倒,使我陷入一种迷离的、神秘的、无法描绘的状态。半昏迷中,感觉意识和生命被一点点地抽离我的肉体。断断续续地,恍惚身旁有慌慌张张的人们和他们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在某个瞬间,我觉得死亡如此之近,冰冷的恐惧紧紧缠绕着我的身体,令我无法呼吸,无法挣扎。

意识和生命再次回归这具躯体的时候,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照得眼睛有些疼,耳边是一直在响着的很有节奏的滴滴声,身上,连着几根粗细不一的塑料管子和蓝的、红的、白的细细的电线。护士告诉我,我已经昏迷七天了。我努力搜寻这些日子的记忆,但除了波谲云诡的噩梦和寒冷干渴的折磨,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在重症监护室的第十天,医生特意让爱人和小女儿进来看我。

爱人的手和小女儿的脸温暖而真实,让我感到心安。女儿很高兴,仰着脸问我是不是好了。爱人看起来很疲惫,脸色蜡黄,但我能感受到她发自内心的喜悦。

第十五天,我终于离开重症监护室,住进了普通病房。走廊上或疾或徐的脚步声和四下里小心翼翼的说话声,提醒着我这里是人间,这一切陌生又亲切。

身体在慢慢恢复,也慢慢知道了我昏迷之后的事情。

在往郑州转院的救护车上,医生让我爱人做好心理准备,说有两成的可能坚持不到手术,即使手术成功,也有可能无法平安出院。

我无法想象爱人当时的心情,也无法感受爱人和母亲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十个小时里忍受的煎熬,更无法体会我在重症监护室的半个月中她们时时刻刻的忐忑不安和提心吊胆。

好在,终究,我还是活下来了。

于是,上天在给我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后,又把我生命的岔道口

掰向了另一个方向。如果,当时我没有回到这条路上,就这么死了,我的家人,该多可怜啊。

最可怜的,应该是我的人了。我们从2002年开始恋爱,一路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她也没跟着我享过什么大福,过过什么太好的日子。难得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我不在了。她还这么年轻,长得也挺好看,工作也不错,再找一个应该还是不难的。不过我们有两个女儿,她还有点笨手笨脚的。哎……

我母亲也可怜。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好不容易现在一家人其乐融融、承欢尽孝的时候,我不在了,母亲一定会痛不欲生。虽然我还有一个妹妹,但不管什么时候,母亲想起我来一定会伤心难过,会痛哭流涕……

我的两个女儿更可怜。大女儿虽然乖巧可爱,但向来嗜睡;小女儿调皮气人,动辄撒泼耍赖,而且一个比一个会花钱。我不在了,妻子自己是断然养不起这两只“四脚吞

金兽”的;她要是再找一个,对方会不会嫌弃这俩闺女,会不会欺负她们?

其实最最可怜的,应该还是我了。我还那么年轻,好日子才刚刚开始,毕业后这十几年一直为了生存疲于奔命,根本没有好好享受过生活——我有那么多地方没有去过,那么多东西没有吃过,我连大飞机都没有坐过……神盾局到八月份才终结,郭德纲还有那么多的坑没填……

好在,终究,我活下来了。

生命静静流淌,但你永远无法知道,上天何时会向这条漫长又短暂的溪流里扔进几块石子,激起阵阵涟漪后归于平静。《三体》里有这么一句话:“死亡是唯一一座永远亮着的灯塔,不管你向哪里航行,最终都得转向它指引的方向。”

好好活着吧,命要紧。

生日快乐!